

# 社區繞境·藝術交陪

## 以新台灣壁畫隊為例談在地另類的藝術創作與行銷

文/黃志偉(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所副教授)

藝術要跟社會交陪，但社會卻很難跟藝術交心，藝術只好主動出擊以下鄉或介入、或進入、或轉進、或互為、或退居、或媚俗般的姿態，以求為自己尋得生存之道，而被認識、被認同、被推崇進而被購買，也讓自己被尋得可能性的實驗狀態與運作模式。

### 前言

前些日子，新聞或網路上盛傳一群阿公阿嬤在牆壁上塗鴉或者畫壁畫，被說毫無著作財產權的概念而模仿了許多有名的卡漫角色，直接把這些圖像給拷貝上牆且沾沾自喜地認為美化了社區環境與家園，這一無知的繪畫行動引來了諸多撻伐，嚇得阿公阿嬤們童真般愛畫畫的純粹心靈蒙上一層深黯的陰影，可能很難理解的想說不就是畫畫嗎？怎麼會這麼嚴重啊！事實上，我們怎能苛責阿公阿嬤們單純的一顆畫畫的心，時代的教育與觀念落差，普遍性美學素養的低落，讓他們毫無著作權觀念實難以意識到這一事情的嚴重性，而我們的媒體非專業性的報導更誤導了他們認識與認知。無法脫離外界媒體效應影響的不僅僅是這些阿公阿嬤，一般普羅大眾也在無形中被錯誤無知的報導所餵養、所教育洗腦著。這些現象是從過去至今近二十年來，文化公部門陸續推出各種由上而下的文化發展政策，如社區總體營造、藝術進入或介入社區、公民美學和文化創意產業等，長期以來將之節慶化、消費化、活動化的偏差結果。

### 翻轉

台灣文化政策所造就的大環境已然如是，行銷機制的操作模式也幾乎定型，要重新翻盤可能需要那些未被媒體渲染、未被公部門所污染或資源挹注，存在在臺灣城鄉各地方小角落用自己的身體實踐，自發性的從創作角度出發來與土地做真實對話的小團隊或個人不斷的被看見他們的價值，才有翻轉現狀的可能。這些小團隊有的生活在小社區或聚落裡，他們並非是一

種臨時性的駐點而是身體力行的融入環境與土地一同呼吸，如在花蓮豐濱鄉新部落由纖維藝術家陳淑燕所創的「新社香蕉絲編織工坊」、台南土溝村與高雄橋頭的「臺灣田野工場」，有的以個人生命生活實踐對土地環境關愛所產生的藝術行動、行為與形式，如呂沐茫（拉馬默提斯）所執行的「蓋亞計畫」，另外，則有以反省當代影像生成方式為

思考而產生的高雄在地性繪畫團體「新台灣壁畫隊」。這些團隊或個人，在過去亦曾參與那些消費性活動的運作，也相當理解其虛假不實之面貌，在無奈配合、抗拒與反省中吸取許多經驗，也在過程中解構自我創作主體再反芻自身創作，因此更清楚的理解到必須由藝術創作思考角度出發，才能帶出獨特有深度且迥異於一般的文化藝術與環境間的操



新台灣壁畫隊下鄉計畫於屏東佳冬社區林純用作品  
(攝影：黃志偉)

作模式與型態，他們的做法值得作為一種真實的藝術行銷與社區行銷的借鏡，本文將以筆者曾參與的「新台灣壁畫隊」為例，探討壁畫隊運動過程所帶出的效應與迴響。

### 新台灣壁畫隊

「新台灣壁畫隊」於2010年11月在高雄橋仔頭白屋藝術村成立，是由前高美館館長、魚刺客爐主李俊賢和藝術家李俊陽共同發起的繪畫運動，籌組壁畫隊的原因與動機來自對當代冰冷無人味的虛擬影像的反省，用純粹手屬的、身體感的繪畫勞動來抵抗，並提出「發揚書寫精神、回歸人性本質、進入社會實境、提供藝術文本」<sup>1</sup>等四大使命。之後再結合高雄橋仔頭白屋藝術村團隊，由蔣耀賢與商毓芳擔任策展規劃，共同定名為「新台灣壁畫隊」，簡稱「新台壁隊」，以「蓋白屋」和「下鄉」計畫兩條路線來推展，藉由發起人李俊賢、李俊陽和白屋策展團隊等三方的人脈對外號召隊員，這個以南台灣為據點，跨縣市、跨國界和跨領域的藝術家群體組合為主體的新興藝術團隊，便開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現當代美術運動。

「蓋白屋」，是一座大畫室，讓藝術家們在此拼場，是技藝交換大公開也是思想價值的交流與對話。「蓋白屋」，也是一座廟、一座美術殿堂，一座有別於傳統白盒子概念的藝術館—行動藝術館，在這裏我們看不到那種被殖民色彩的表現，也看不到歐美日的形像符碼，看到的是台灣在地多元文化藝術精神的種種情感與思緒。而「蓋白屋」，也因其行動藝術館的本質，在橋頭推出後即獲得各界熱烈迴響，在策展團隊毫無預期心理下逐步向外擴張，產生了「蓋白屋移地計畫」的構思與實踐，北到台北當代藝術館、到虎尾布袋戲館、再到台東東河，最後則在台灣中部的埔里紙教堂落角。這一站站的征戰了台灣東、西、南、北、中各地，甚至遠征到日本東北石卷市和義大利威尼斯當代藝術園區 (Forte Marghera Parco Contemporaneo)，掀



新台灣壁畫隊2012年日本石卷市由藝術家李俊賢、李俊陽、郭育庭和日本美術老師學生所共同創作之壁畫（立）。（攝影：黃志偉）

起了一股旋風式的熱潮，不僅因為在公共領域創作造成新聞爭議事件外，也受邀參與「2012台灣雙年展」、華山藝文特區及台南白鷺灣私人企業等邀請展出，真可謂之轟動藝林、驚動萬教的成為台灣當代藝術發展史的創舉，更成功的建構出台灣當代藝術獨特的「交陪境」模式。

「下鄉計畫」路線，則是以社區在地壁畫隊員為主導，擔任與社區溝通連結的角色，再帶領壁畫隊員認識社區人文景觀與當地民眾後再進入社區

畫壁畫；藝術家離開工作室到戶外去創作，通常不是寫生、攝影或是做公共藝術，下鄉進入社區，則不再是簡單的創作者跟自己的對話，而是跟著不同族/社群、階級和背景脈絡的人做對話，這對創作者來說是個挑戰，因為他所面對的是公共領域的創作環境，或多或少都會被這層因素所影響，不只在當下會對自己的創作思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質變，可能也會考慮到在地風土民情的「空間」問題，也有可能藉由對話讓自己去掉封閉性的自我脈絡，

開放出新的創作思考元素，抽取真實的日常生活語言開展出新的圖像創作；壁畫隊員們經歷過橋仔頭白樹社區、屏東佳冬與內埔等社區的壁畫創作對話中，逐步的跟土地生活緊密連結，創造出極為嗆辣雜料、生猛活跳的新圖像視界，這最終便導向以行動壁畫車的形式加入北港朝天宮的媽祖遶境活動裡。

用壁畫形式來參與台灣民間信仰的媽祖遶境活動，這是「新台灣壁畫隊」另類的社會實境參



1 2  
1 新台灣壁畫隊在義大利威尼斯當代藝術園區 (Forte Marghera Parco Contemporaneo) (攝影：黃志偉)  
2 新台灣壁畫隊在日本石卷市萬畫館前廣場 絆移地計劃圓滿成功 (白屋提供)

與，更是台灣當代藝術史上的創舉。事實上，就民間信仰的遶境活動本身，便已經有非常豐富而深刻的文化藝術底蘊在裡頭，如涼傘刺繡、神轎雕刻、陣頭、八家將彩繪和藝閣等等，這些展現於日常生活文化的藝術表現，不是更真實、更貼近人味、土味的生命內涵嗎？壁畫隊藝術家們除了本身就是生活在這文化底層外，也希望透過「遶境」的參與來提供藝術與常民社會生活的緊密連結，來破除人們對所謂高級菁英文化的嚮往與崇拜，畢竟這被殖民奴役下的視覺思想迷失由來已久，因此用著自己的繪畫語言形式，走進媽祖遶境的行列讓大家看到原來這也是、也可以是「藝術」，藝術也來朝拜媽祖也跟大家的生活如此的親近，而藝術家們也相信自己的創作必然是擁抱土地生活的甜美果實。

「遶境」就是一種交陪、交流跟交換境/空間，透過這一慶典儀式的洗滌讓我們重獲新生能量，來迎接生命歷程的種種挑戰。於是乎「遶境」

與「交陪境」成就出新台灣壁畫隊擁抱土地的方法。

### 新台灣壁畫隊與迴響

龔卓軍教授在〈論遶境中的「新台灣壁畫隊」〉一文中提到，在「新台灣壁畫隊」一連串移地、下鄉的社區實踐到歐、日的交流過程，是『由歐美日現代性邊界外部，向核心突進聯結，從「遲到的現代性」到「現在就補償」的流動態度，突顯台灣藝術實踐上不同於美術館、畫室、畫廊、替代空間、藝術學校，可以說是另類藝術生產平台，不斷從移動的社區實踐中交換著創作能量。也就是一種「移動美術館」、「浮動藝術生產平台」、「遶境藝術機器」，一方面歧出了藝術既有體制，一方面，也不排斥從既有體制中吸取創造性能量。』<sup>2</sup>的確，筆者在移動過程的每個社區參與中，強烈的體會到創作能量在拉扯、在交換、也在質變中，甚

而在流浪的現場、在地域環境的不確定性裡，產生自廢武功的開放性創作行為，成為一種我與環境互為的創造未知狀態，更在共同生活的語境裡帶出，要用台灣的觀點語言——「關鍵字」，來創造出台灣新的視覺文化的革命性思想，而這正是台灣藝術文化轉向的契機。

藝術家們在一次次階段性的共同創作生活中所開創出的繪畫語境、遊戲語境和練肖話語，都成了「新台灣壁畫隊」的新興「關鍵字」，這些「關鍵字」的建立，提點出台灣藝術該用自己的語言去詮釋自己的繪畫語彙，畢竟「語言」的使用正是言說者本身觀念的表達，「新台灣壁畫隊」的「關鍵字」正是去除被殖民語言語意中心的逃逸路線，同時也反思台灣長期被文人菁英主義式的、有教養的美學所統治的文化意識，這種工具性美學標準的封閉性與虛偽矯情的形式主義，是需要被重新檢視與批判的。這「關鍵字」的建立，更彰顯了台灣是一個由

各種族群與多元文化所融合出的海島型國家，必定有著豐富精彩的文化內容、色彩美學和形象語彙，我們沒有理由無自信，也沒有必要依附在外來的美學標準去衡量自身。因此，只有透過身體參與社會真實境的交陪，回歸到土地生活才能掙脫被殖民的禁錮思維，才能建構台灣的真實文化面貌，創造台灣自己的美學系統、創造自己的藝術語彙，用自己的話/畫、唱自己的歌。

「新台灣壁畫隊」透過移地和下鄉計劃，確實累積了非常豐沃的藝術思考、觀念與文本，更交陪、創造出不少的文化資產，而這不僅是「地方性」的，更在與日本和義大利交陪後變成為跨國際性的文本連結。到義大利威尼斯當代藝術園區，「新台灣壁畫隊」以蓋小白屋的方式向義方展現了來自台灣本土文化藝術生猛野性的當代藝術圖像，讓他們感受到有別於歐洲主流的異國藝術能量。而到日本石卷市則是以藝術交陪——「絆」計畫，來陪



1 埔里紙教堂移地計劃 黃志偉作品《悲鳥之血無視魚之傷》(攝影：黃志偉)  
2 新台灣壁畫隊2013年移地計畫在南投桃米社區紙教堂，藝術家李俊賢作品《莫那魯道》。(攝影：黃志偉)

伴日本東北地區311地震海嘯的受災居民，透過進入社區畫壁畫，讓當地居民一同參與，也透過「蓋白屋」的方式邀請日本藝術家和學生共同創作，讓日本感受台灣藝術家對他們的關懷心意，日本相關單位不僅熱情招待也相當重視，每天皆有新台灣壁畫隊的新聞報導甚至NHK電視台也來現場採訪，讓台日兩地的藝術家與居民建立起特殊的情誼，更為兩國的藝術文化交流寫下動人的一頁。從這些過程可以得知，新台灣壁畫隊以「發揚書寫精神、回歸人性本質、進入社會實境、提供藝術文本」為行動準則與使命並非是刻意的唱出高調，而是踏實、誠懇的面對土地的真實實踐，才得以引發出這些效應與反響。

#### 建構另類行銷模式

從單純的想畫壁畫，讓「新台灣壁畫隊」始料未

及的是竟能開展出這樣的美術運動局面來，自「蓋白屋」開始，事實上只有做夢想像並沒有太多計畫，可沒想到一路走來卻越搞越大，在一次次的移地與下鄉創作中建構出全然迥異於一般的藝術創作與行銷自己和所處社區的模式，這些模式與方法看似從無意與無形中產生，但若無對當前社會與土地環境現象的反省或未從自發性的藝術創作觀點思考起，那所有口號與噱頭將只是一種臨時性的宣傳語言，也就無法引起作用和累積藝術文本。就形式上而言，「蓋白屋」移地創作計畫，讓藝術家走出畫室進入另一個開放性「畫室」，帶出藝術家和藝術家、藝術家與社區場域間另類的創作對話模式，透過移地宣揚自己的藝術運動理念。「下鄉計畫」，則讓藝術家跨越自我藩籬來擴張創作者的視界也彰顯社區獨特的區域色彩，以壁畫遠境的方式進入

真實生活的社會實境，用藝術遠境來和社會交陪；而在精神思想上來說，用自己的話來說話的「關鍵字」創建，為台灣當前文化藝術提出文化轉向的可能，同時也提供新的藝術文本，因為台灣的文化藝術不只存在在權威空間，而是在誠懇平凡的生活空間裡。

「新台灣壁畫隊」以這兩條路線為表現核心，以「繞境」和「交陪境」為方法，提供諸多可能的藝術行銷的另類手法。雖說「新台灣壁畫隊」在將近五年的運動過程中花費了上千萬的經費所得到的實質經濟效益並不多，但對曾經參與過的藝術家或贊助單位而言，確實給予他們在藝術創作上與公司形象行銷上許多助益，也在國際交流上創造了許多新的可能與方法，這些都是無法用量化的數值來衡量計算壁畫隊運動所帶來的影響，而這些經驗

正可以刺激出更多，以文化資本深入累積為根本的單位一個行銷藝術和社區的獨特方法：現在，新台灣壁畫隊已於2014年8月底，以披著滿滿的戰功與近300位國內外藝術家揮灑著華麗的色彩的身軀，從容「落幕」<sup>3</sup>畫下句點。「新台灣壁畫隊」是否就此解散或暫時休兵筆者無從定論，畢竟歷時五年的四處征戰已趨彈盡糧絕也夠累人的，就筆者所知，目前隊員們回到各自的創作崗位休息也積極創作，重新積累能量，或許在未來「新台灣壁畫隊」會以更新的姿態與方式再現江湖也說不定，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1 引自新台灣壁畫隊介紹手冊，P1，橋仔頭白屋出版。  
2 引自《2013新台灣壁畫論壇》研討會刊，〈論繞境中的「新台灣壁畫隊」〉，龔卓卓文，p.11，橋仔頭白屋印行。  
3 請參閱<http://www.katart.com.tw/index.htm>